

夜游三江口

张永其

初到宁波,热心的司机向我们推荐:“三江口历史悠久,夜景最好看。”

我好奇地问,是哪三江?司机笑道:“甬江、姚江与奉化江。”他接着补充,这里不仅三江汇流,更是大运河的出海口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。这话,让原本模糊的地名瞬间有了重量。

五月的宁波,百花盛开,温润宜人。我们从溪口归来,已是华灯初上。沿中山东路步行,过江厦桥,踏入三江口。在大桥上凭栏俯瞰,岸边早已灯火璀璨,万千流光倾泻江面。江水回旋奔涌,滔滔奔向远方;游船鸣笛驶过,声声

悠远,如一幅流动的画卷。

漫步新江桥,桥上人头攒动。桥边散落着小摊小贩。在这城市核心、人流如织的地方,还有这样的市井烟火,足见这座城市的包容与胸怀。更动人的是桥下与岸边的市民欢歌,有的人围着卡拉OK音箱放声歌唱;大桥下,一位中年女性一曲《青藏高原》,高亢嘹亮;一旁的中年男子嗓音清亮,唱到尽兴处,平地连翻几个跟斗,身手矫健。歌唱无边界,虽素不相识,你若有兴趣,可以高歌一曲,或坐下来,热情的主人会给你倒上一杯热茶,边品茗边欣赏,感受这份岁月静好。

行至宁波老外滩,更是华光溢彩,美不胜收。这里留存着百年历史建筑

与街区肌理,又融入摩登时尚元素,厚重历史与前沿潮流共生,中西文化在此和谐交融。露天剧场里,“鎏金岁月盲盒戏剧秀”正火热播放老剧目,游客围坐观赏,重拾童年温情;街头有外籍摊主售卖餐食,小朋友想合影,对方友善配合,画面温馨;还有白发外籍艺人一身西部牛仔装扮,坐在台阶上悠闲地拉着手风琴,旋律悠扬。其身旁摆着二维码,游客随心扫码打赏。

岸边美食一条街,香气氤氲,宁波的传统风味与新潮奶茶甜品等齐聚,俘获老中青三代食客。我们买了一份宁波油赞子,这是传统手工小吃,咬一口,“咔嚓”作响,满口留香,融化在舌尖。

在一个城市,无论身处何方,若能找到自己的喜爱与欢乐,便会流连忘返。

步行至江厦公园北端的古明州码头遗址,“海上茶路启航地”纪念碑静静矗立。这是宁波作为中国海上茶路起点的重要历史见证。自唐代起,丝绸、茶叶、瓷器等由此扬帆出海。

站在夜色中的三江口,能听见历史的回响,也能触摸这座城市最鲜活、最温暖的脉搏。三江口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,而是宁波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交汇的原点。它承载过唐宋的桨声灯影,见证过近代的风雨沧桑,这座城市的开放与活力,也将继续随江入海,流向世界。(作者单位:上海市统计局)



风递幽香

李琴仙 摄

芳菲虽歇处,正是生长时

张艾

清晨推开办公室的窗,楼下梧桐树的新叶已舒展成巴掌大的绿荫,日光透过叶隙,在地上筛出细碎的光斑。望着窗外绿意盎然的街道,脑海里忽然蹦出秦观的那句“芳菲歇去何须恨,夏木阴阴正可人”。这句诗,仿佛是专门写给此刻的我——一名常奔波在企业一线的调查员。这种“将熟未熟、将满未满”的状态,恰如当下我们凝视中的中国经济:传统动能的增长曲线正在平缓,而新动能的枝叶正在悄然舒展。

上周走访某建筑模具企业,负责人指着空荡荡的仓库苦笑:“订单少了五成,机器转得比往年慢半拍。”这样的场景,近半年来我已见过数次。车间里,曾经轰鸣的机器如今安静了不少。他翻出几年前的照片,那时车间里堆满了待发货的铝合金模板,工人们在临时增加的生产线上挥汗如雨。“那时候只想着扩产、赶工,哪想得到会有现在的清冷。”传统制造业像极了过了花期的春芳,曾经的订单高峰、产能扩张,正随着全球需求的收缩而渐渐退潮。

然而,当我走出厂房,穿过一条林荫道,走进另一家企业的研发中心时,却撞见了截然不同的景象。玻璃幕墙后,年轻的工程师们围着一台银灰色设备讨论,屏幕上跳动着“AI视觉检测”“能耗优化算法”的字样。这是一家做了近二十年汽车配件的企业,去年毅然砍掉了两条传统生产线,将资金集中投入智能改造。“老客户订单减了,但新能源车企的新需求找上门。”技术总监指着正在调试的机器人,语气中透着笃定,“以前拼的是产量和低价,现在拼的是精度和响应速度,单台利润反而涨了四成。”

在经开区,一家包装材料企业的转型路径颇具启示。3年前,当普通纸箱生意利润微薄时,他们果断停止了低端生产线的扩张,转而研发可降解植物纤维材料。当时同行笑话他们“放着现钱不赚,非要另辟蹊径”,如今环保政策收紧,他们的产品却成了香饽饽。企业负责人指着实验室里正在测试的新样品,笑道:“小满未满嘛,我们永远在准备下一个季节的养分。”

作为调查员,我的工作本就是记录这样的变迁。整理季度材料时,一个数据曲线引起了我的注意:今年一季度,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需求下降了12%,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人员招聘量却增长了20%。这不仅仅是数字的起落,更是经济肌理的深层重构。就像自然界的季节更替,有些花朵正在凋谢,但更多的枝桠正在萌发,且愈发坚韧。

回程路上,车载广播里播放着经济新闻:“我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期……”我望向窗外,利州东路两旁的梧桐已撑开浓荫,为行人遮挡着渐强的日光。那些暂时放缓脚步的企业,何尝不似此刻窗外的梧桐,待到盛夏,自会撑起一片清凉。而企业调查员的笔记本里,记录的不仅是数字的起伏,更是一个个经济体在周期变换中的韧性生长。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广元调查队)

雪岭之下

赵林博 摄



休渔期的忙碌与等待

钟温妹

盛夏午后,我们前往小渔村开展住户季报工作,现场指导记账户规范记账。

进入休渔期,渔村的海上劳作暂时停歇,渔船悉数归港停泊,渔村的节奏慢了下来。平日里跟着潮水走的渔民们陆续返乡,这三个半月,对他们来说,是一年里难得的休整时段,也是养精蓄锐、蓄力待发的日子。

连日高温,烈日炎炎,村内道路两旁铺满了晾晒着的渔网,已被洗得清爽洁净。树下、屋檐阴影处,渔家女们围

坐网边,手里的织网梭一刻不停,织出新结实的渔网,其间传来几声欢声笑语。街边的小卖部、茶铺更是热闹,门口停放着许多电动车,常年出海奔波的壮年渔民聚在这里,围坐闲聊、看电视,黝黑的脸上带着少有的松弛,享受着难得的清闲。

骑着向村委会的同志借来的电动车,我们跟着调研员珍姐穿行在村落间逐户走访,核对收支账目,讲解线上记账操作要点。正午暑气正盛,走进桂大叔家的小院,只见他正刷洗着花盆,旁边的白兰花树晾在墙角准备换盆。桂

大姨方才停下织网的活计回到家中,墙边摆放着一篓网梭子,梭子上缠绕着细密的白色尼龙网线。见到我们来访,她点开手机里的“e记账”平台,笑着介绍起来:“眼下正是休渔期,没有捕捞收入,但我按时记着养老金的收入,渔网添置修补、渔船检修等开销也都分类记清了,就盼着开渔能迎来好收成。”说着,她又指着账本里一笔购置新衣的记录,略带腼腆地补充道:“休渔这段时间,亲戚朋友们都从三亚、文昌的渔港回到村子里来了,大家经常聚会,这笔开销就是我为聚会买新衣服花的。”休

渔时节,桂大婶忙着织网,桂大叔忙着修缮捕捞装备和陪伴小孙女玩耍,亲友往来相聚,日子忙碌又热闹。待我们讲解完记账注意事项,桂大姨便又拿起梭子,继续出去忙活织网了。

休渔的日子,是给大海喘息的时间,也是渔家人沉淀自己的时光。他们在踏实劳作中积蓄力量、静待佳期,等着开渔令下,带着万全准备再一次扬帆出海,网住一整年的希望。而我们的住户记账工作,也正是在这渔家烟火气里,记下他们最真实的生活与期盼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临高调查队)

敦煌心光

许卫佳

从敦煌归来已有数日,整理衣袋时,指尖忽然触到几粒细沙,干燥微凉的沙粒,自党河夜露与鸣沙晨风中来。敦煌的印记无声无息,却比记忆更锋利,瞬间将我拖回那黄沙碧天交界的神秘之地。

午后炽光熔金,我避其锋芒,踏入雷音寺的山门。古木参天筛下碎金,香火在热浪中浮沉,巍峨殿宇的飞檐在强光下投出庄重暗影,肃穆如时光凝滞的琥珀;市井喧嚣被山门永远隔断,唯余诵经声似自岁月深处绵延而来,洗濯着旅人初至的仆仆风尘。

翌日清晨,来到莫高窟。讲解员手电光束虔诚如手指,轻抚过壁上朱砂、石膏与金箔:佛陀低垂的眼帘盛满悲悯,飞天的飘带卷着流云,供养人的面容凝固了祈望。九色鹿在光影里跃动,经变画铺展佛国壮丽。呼吸不由

自主地轻缓下来,光束所及之处,历史的尘埃仿佛被轻轻拂去——张骞凿空的驼铃、乐傅初见佛光的震撼、画工笔下虔诚的微响、藏经洞开启的悲欣交集……无数时空碎片在幽暗中低语,最终凝聚为常书鸿风沙中跋涉的孤影、段文杰灯下临摹的专注、樊锦诗守护“数字敦煌”的执念。

为深入感受鸣沙山的肌理,我跨上一匹“温顺”的骆驼,排在驼队第4。晨光为连绵的沙丘镀上柔金,若赤足踏沙,应能感受到细腻沁心的夜露微凉。沙丘线条绵延远方,如大地初醒的肌肤,每一道起伏都蕴含着静默的洪荒之力。身下骆驼沉稳的脚步叩击沙地,发出沉闷的声响,仿佛敲击着时光的回音壁。此刻行进的路径,是否也曾印满古人驼队的漫漫足迹?千年的黄沙之下,又埋藏着多少被风干的故事与未竟的祈愿?思绪如沙粒般纷扰。

行至一处缓坡,坐骑忽被前方同伴

深陷的蹄印所激,昂首奋力一冲!只听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连接身后骆驼的缰绳竟应声断裂!沙粒簌簌滑落,如时光的细沙骤然漏下。长风浩浩自天际奔涌而来,衣袂翻飞如旗,猎猎作响。长风仿佛翻阅着我,如同翻阅一卷新到的关牒,又似要吹散这沙梁上层层叠叠、古今交织的印痕。俯瞰月牙泉,那一弯清碧澄澈如初拭的蓝宝石,静卧于沙山温柔的臂弯。泉边芦苇沾露轻摇,水面薄雾氤氲,倒映着湛蓝天色与沙丘金黄,清冷而明净。沙鸣声隐隐,似大地在风中的低吟浅唱,为这天地奇观揭开新一天的序章。

是夜披星漫步党河之滨,白昼暑气消散,河风挟着清冽凉意拂过面颊。两岸灯火次第点亮,揉碎在黝黑河面,流淌成一片星河。白日挺拔的杨树化作幢幢深影,守护水岸的静谧。淙淙水声与远处沙洲夜市的隐约喧闹交织,竟成一种奇异的和谐——一边是亘古

如斯的自然低语,一边是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。

行至阳关故址,残垣断壁默立于戈壁长风。极目苍茫天地,唯余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萧瑟在胸中回荡。晚饭吃一碗老马家的“浇汤”羊头,那香气霸道地钻入鼻腔,羊头肉酥烂入味。再来一份沙洲夜市的沙葱牛肉饼,佐以当地酸甜清冽的杏皮水,瞬间融化了白日奔波的辛劳与风沙的粗粳。这浓烈的人间烟火,与雷音寺的庄严、大漠的苍茫,奇妙地交融,共同构成了敦煌温热的血肉。

车轮启动,回望敦煌城渐隐于戈壁烟尘。此行所铭刻于心者,岂止于壁画的斑斓、沙泉的奇绝、遗迹的苍茫?更在于那穿越千年风烟、由无数守护者以生命点燃的精神之火。这火种,如同莫高窟崖壁上不灭的星辰,任凭黄沙漫漫、岁月悠悠,始终在文明的夜空灼灼燃烧,照亮后来者探寻的幽径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)

行船入夜情江上升明
月以共你并肩共赏
江海万里心中念你
便不觉远远

思念

金欣作